



續編

中國新寫實主義 文藝作品選

李怡 璧華編

中國新寫實主義 文藝作品選

李怡 璧華編

七十年代雜誌社

編輯：李怡 葉華

出版兼發行：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聯發街十五號地庫
電話：5-283674

承印：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1980年九月初版 定價港幣12元

目 錄

- 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成就(編序)……………璧 華 (3)
- 剪輯錯了的故事(短篇小說)……………茹志鵡 (10)
《人民文學》一九七九年第二期(1979年2月)
- 激流餘波(電影文學劇本)……………慶無波 段成平 (22)
《電影創作》一九七九年第三期(1979年3月)
- 不滿(詩)……………駱耕野 (52)
《詩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1979年5月)
- 天雲山傳奇(中篇小說)……………魯彥周 (57)
《清明》一九七九年創刊號(1979年7月)
- 小草在歌唱(詩)……………雷抒雁(102)
《詩刊》一九七九年第八期(1979年8月)
- 人妖之間(特寫)……………劉賓雁(107)
《人民文學》一九七九年第九期(1979年9月)
- 布禮(中篇小說)……………王 蒙(138)
《當代》一九七九年第三期(1979年9月)
- 小鎮上的將軍(短篇小說)……………陳世旭(174)
《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1979年9月)
- 大海作證(短篇小說)……………李宏林(184)
《鴨綠江》一九七九年第十期(1979年10月)
- 愛，是不能忘記的(短篇小說)……………張 潔(203)
《北京文藝》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1979年11月)
- 女賊(電影文學劇本)……………李克威(211)
《電影創作》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1979年11月)
- 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篇小說)……………張 一(237)
《收穫》一九八〇年第一期(1980年1月)

被愛情遺忘的角落（短篇小說）	張 弦（261）
《上海文學》一九八〇年第一期（1980年1月）	
假如我是真的（劇本）	沙葉新 李守成 姚明德（272）
《七十年代》一九八〇年第一期（1980年1月）	
一束信札（短篇小說）	白 樺（302）
《人民文學》一九八〇年第一期（1980年1月）	
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詩）	熊召政（319）
《長江文藝》一九八〇年第一期（1980年1月）	
附錄：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的興起	李 怡（323）

新寫實主義文學的藝術成就

——編序

璧 華

一九七九年是中共文藝的解放年，這一年裏出現的作品，數量之多，質素之高，為中共建國以來所未曾有。前兩個月，李怡編了一本「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以下簡稱「正編」），現在我們再編這本「續編」，大家鑑賞之後，當能對過去一年中共文藝成就所達到的高度有較完整的印象。

這本集子共選了十六篇文藝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說六篇，中篇小說三篇，特寫一篇，劇本（包括話劇、電影文學劇本等）三部，詩歌三首。這些作品，除了「人妖之間」、「假如我是真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一束信札」，在「七十年代」月刊登載過，現在徇讀者的要求（當然它本身具有很高的質素）予以編入選本外，其餘十二篇是我們從所能看到的無數作品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篩濾而遴選的。它們具有什麼特徵呢？

一、再現中共建國以來社會面貌

李怡的「正編」所選的作品是以反映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後的社會現實為主，反映中共建國以迄「四人幫」倒台前的現實面貌為副，這本選集則相反，它是以後者為主，而以前者為副。按照所反映的中共建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面貌，這十六篇作品大致可分為下列五大類：

(一)反映五八、五九年大躍進、反右傾帶來的天怒人怨的災禍的作品，有「剪輯錯了的故事」、「犯人李銅鐘的故事」。

(二)反映文革十年製造出的社會問題和慘絕人寰的悲劇作品，有「人妖之間」、「女賊」、「小鎮上的將軍」、「激流餘波」、「大海作證」、「小草在歌唱」。

(三)反映「四人幫」倒台後中共特權階層的罪惡，吏治的腐敗，並對當

前中共社會現實的陰暗面表示深惡痛絕的作品，有「假如我是真的」，「一束信札」、「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不滿」。

(四)反映五七年反右鬥爭一直到四人幫倒台後的七九年，這段漫長的歲月中恐怖和噩夢般的生活的作品，有「布禮」、「天雲山傳奇」。

(五)反映愛情自由和中共社會現實、道德標準格格不入並因而釀成無可挽回的悲劇的作品，有「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愛，是不能忘記的」。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七九年中共作家們在選材方面的解放程度。我們可以說，一切的禁區都被打破了，更重要的是，在映現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已達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例如大家都知道，中共目前對大躍進、反右傾的錯誤已經開始批判，但批判的內容則只是從大處着眼，泛泛而談，而對其所造成的巨大災害則不如對文革十年浩劫那樣，做具體透露。在這方面，他們是諱莫如深，用一層帷幕把它遮住，但是現在忠實於生活的作家們揭開了這個帷幕，把它袒裊裸裎於讀者之前，使人有具體的感受和形象的認識。「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就是這麼一篇中篇小說，在作品中，作者生動地描繪了十里鋪公社黨委書記楊文秀不斷迎合上級好大喜功的意圖，以便取得高官厚祿，於是謊報糧食產量，爲了上繳這些糧食，他剋扣農民食糧，使他們斷糧七天，靠清水煮蘿蔔保命。他草菅人命，把絕望的農民推向逃荒的道路。請看那驚心動魄的逃荒隊伍的描述：「銅鐘走到寨門外，他看見一個無聲的人羣正在北山腳下緩緩移動着。有人背着鋪蓋，有人挎着籃子，頂着刺骨的寒風，踏着積雪的山路，移動着，吃力地移動着……天黑了，走風口吹來的寒風，猛烈地搖落了樹上的積雪，天黑得像倒扣着的染缸一樣。不知是什麼時候又開始下雪了。鵝毛雪片在風中狂舞，淹沒了逃荒的人羣。據喇叭碗裏的氣象預報：今夜大雪，北風七級，最低溫度零下十五度。想着那個小車站上的逃荒社員，李銅鐘心裏結冰了。」

是的，看到這慘不忍睹情景內心結冰的不只是正直的共產黨人李銅鐘，還有社會上千千萬萬有良知的人士以及無數讀到這些作品的深情讀者。但是，中共作家對中共政權的批判並不僅僅停留於以往的某一階段上，熊召政的詩「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更以火一般的筆觸揭露了更長一段歷史時期農民的苦難，並無情地抨擊了釀造血和淚的當權者的罪惡行徑。他寫道：「『蘇區學大寨』五個金閃閃的大字，在這片土地上鐫刻

深深：「舊貌變新顏」一行紅撲撲的詩句，在這片土地上逗引行人。客廳裏：頌詞篇篇，祝酒殷殷；大路上，紅閃花環，彩舞綢裙。但是，十里車塵，怎蓋得住：土圓倉淒涼的蛛網，賣嫁女淚濕的衣襟；一笛秋風，不忍傳遞，報紙力奪的豐收，白髮飢病的呻吟。呵！我的親愛的蘇區的人民哪，難道你們當年，用僅有的一根線縫補紅旗的彈洞，用僅有的一把米，挽救飢餓的革命，就是爲了挽回這千古不移的貧困?！」

中國農民是世界上最勤勞、最善良，也是最不幸的一羣，在過去二千年間，他們在無數次的起義或暴動中，總是被野心家利用，用成河的鮮血和堆積成山的屍骨把他們推上帝上的寶座；但當他們成事之後，却反轉過來，恩將仇報地對農民加以剝奪和鎮壓，中共作爲無產階級的政黨，就其實質應該不會使農民重蹈覆轍。但三十年來的事實，他們的貧困和痛苦並沒有得到什麼改善，個別地方甚至比過去更甚，現在，作家們並沒有把責任推到某一個人或某幾個人身上，這樣反而會使讀者站在更廣闊的角度上去理解現象的內涵，庶幾可以得到更接近真理的結論。

在這本選集裏，以上的情形不只是表現描寫農民生活的題材上，也表現在描寫其它各階層（軍人、知識分子等）的不同時期的生活題材上，例如「布禮」和「天雲山傳奇」寫的是堅決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反右以後的不幸際遇；「小鎮上的將軍」則是寫爲中共立國戎馬終身，爲民衆鞠躬盡瘁的將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慘命運。這幾篇，以及其它十幾篇作品都真實、具體、形象地再現了中共建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實面貌，因而贏得了廣大讀者的贊賞。這些作品，對海外廣大讀者來說，自然具有巨大的認識意義。但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意義却遠不止於此，正如「天雲山傳奇」中一個人物所說：「對過去某些錯誤，不清算一下是不行的，清算它正是爲了不讓它再有機會重演，是爲了更好的前進。」中共某些人年初曾一度把這兩個選本中的某些作品看成是破壞團結破壞四化的進程的毒草，這種想法顯然是錯誤的。

二、擺脫精神枷鎖的籲求

本選集中有幾篇描寫愛情與現實矛盾因而形成悲劇的作品，如「激後餘波」、「大海作證」、「被愛情遺忘的角落」、「愛，是不能忘記的」。它們都從程度地暴露了在中共現實生活中，愛情沒有自由，愛情之花被任

意摧殘——在重重的精神枷鎖的束縛下靈魂的痛苦呻吟的主題。這裏只重點談談最引人注目，爭議甚多的「愛，是不能忘記的」這一短篇。

按照寫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文學應當真實地反映人的生活——社會生活、家庭生活等等。但在中共文壇上，這個映現的範圍有極大限制，長官們只許文藝映現社會政治生活——即他們憑空捏造出來的「階級鬥爭」的幻影，至於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死」、「愛情」這類古往今來不斷被學者們探討的人生哲理，以及文學家們不斷重覆表現的永恒的主題，則長期以來成了警衛森嚴的禁區，誰也不敢去觸及，以免惹禍上身。五七年七月號「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兩篇作品「紅豆」和「美麗」的挨棍子的命運就是實例。「美麗」和「愛，是不能忘記的」在題材內容方面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寫一個單身婦女和一個有婦之夫之間發生的愛情悲劇故事。不過前者偏重於表現這一悲劇的產生是由於周圍環境的冷酷，人與人之間充滿誤解和缺乏同情心所致；而「愛，是不能忘記的」的悲劇是由於社會道德和純真的愛情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所造成。小說中極力抨擊的是長期以來存在於——迄今仍存在於中共現實中、並被許多人奉為真理而加以宣揚的，當「道德」與「愛情」有矛盾時，革命者應當無條件地拋棄愛情去服從「道德」的桎梏的反人性的濫調。他們認為，處於作品所描寫的進退維谷的處境中的人們，唯一可以仿效的模式就是像蘇聯作品「鋼鐵是怎樣鍊成的」女主人公麗達那樣，對男主角保爾收回愛情，為了完成至高無上的所謂聖潔的革命道德，於是皆大歡喜，愛情悲劇就可以在中國大陸絕跡了。這些評論家認為，人只不過是現行的社會道德、法律、社會風尚的奴隸而已。「愛，是不能忘記的」則對這種違反人性的原則提出了中共建國以來最具反叛性的質疑，對釀成這個愛情悲劇的社會現實表示了深深的不滿。她通過女主人公在終於含恨而死前的內心獨白表達了這點：「我是一個信仰唯物主義的人。現在我却希冀着天國，倘若真有所謂天國，我知道，你一定會在那裏等待着我。我就會到那裏和你相會。我們將永遠在一起，再也不會分離。」

所以「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不但從大的方面描繪了建國以來人們在物質生活上所罹的災難，而且從細小的方面刻劃了人們在精神生活上所受的痛苦，而這種痛苦像東流的江水從古流到今。「不要讓它再流下去！」這就是「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幾篇愛情悲劇作品的震撼人心的籲求。

三、多樣化的藝術手法

從這個選本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共作家在衝出了題材框框的禁區之後，在藝術表現形式上也有不少突破，並取得了豐碩的收穫，下面我們想就藝術形象的塑造，故事情節的安排，意識流手法的運用三方面來談其成就。

藝術形象的塑造方面：過去中共作家們使用的是把同一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的人物身上最具代表性的特點嗜好、姿勢和談吐集中到所要創造的人物身上，因而一個階級只能有一個典型人物的創作方法，結果，把人物寫得簡單化、臉譜化、平面化，僅只作者概念外射的產物。現在他們完全摒棄了這套原則，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血有肉，有着人的全部複雜性。例如「天雲山傳奇」中宋薇這個人物，作品裏既寫出當她的戀人羅羣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她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毅然地離開了她和她所不愛的地委書記吳遙結婚不光彩的一面，也寫出當她知道羅羣是被吳遙所陷害，自己犯了終身不可饒恕的錯誤之後，堅定地與吳遙決裂，爲羅羣洗雪罪名的光明面，作品中還寫到當她聽到羅羣的妻子馮晴嵐去世後，她產生與羅羣復合的心理活動。讀了之後，我們覺得人物的行動是可信的，符合生活發展邏輯的；另外在「假如我是真的」裏，李小璋這個人物的刻劃也是成功的，作品中一方面寫他是個騙子，他在行騙，是有罪的。但作者又寫出他的行騙是環境所使然，是特權階層所逼出來的；他的欺騙行爲不同於那些詐騙財物的擾亂社會治安的害羣之馬，他的行騙是爲了保障自己調動工作的正當權益，他是一個受害的小人物形象，由於這個形象是扎根於十分深厚的現實土壤之上，他的出現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義。此外「小鎮上的將軍」中那位「矮小乾癟，一臉打折的老皮，身子佝僂着，還跛着一條腿」但却能呼喚起「在灰蒙蒙歲月風塵中，從來逆來順受、庸庸碌碌的小百姓」心靈深處的正義力量，把內心傳統的怯懦和自卑具有扣人心弦的力量打碎。起來造「當權者」的反的被放逐的悲劇英雄——將軍，以及「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爲了農民羣衆，擅自動用公糧，與爲了自己升官發財而置人命於不顧的政治勢力抗爭到底，因而犧牲自己的農村黨支部書記——李銅鐘，都是性格豐盈，栩栩如生的人物。

故事情節的安排方面：在寫實主義作品裏，故事情節的完整性是不可

或缺的，因為作家總是通過那些充滿了矛盾的故事情節來塑造人物性格，它的曲折複雜性是和生活的曲折複雜性相一致的。但是以往中共作品因為完全是脫離生活憑空捏造出來的，所以故事情節千篇一律，毫無吸引人的力量。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這些來自生活，經過作家提煉的故事情節例如「激流餘波」就是以事實為原型加工而寫成的，據北京出版的「電影劇作」一篇文章這樣介紹道：「『激流餘波』是以震驚中外、氣貫長虹的『四五』偉大運動為背景的，它的故事有一定的原型，我們許多人對這一故事早已十分熟悉了。並且，從故事傳開之後，一些同志滿懷激情，把它加工、發展、豐富為電影文學劇本，僅就我說，幾個月來，先後就讀到了好幾個本子。這不同的劇本，自然是各有千秋，而此刻擺在我面前的『激流餘波』，却給我以獨特新鮮的感受。『這部劇本在藝術技巧上有許多特色，但是在故事情節的安排方面確實是匠心獨具。在序幕裏，女主人公蘇卉以『精神病患者』的面目出現在急風驟雨、雷電交加的黑夜中急馳的列車上，她的悲劇形象、悲劇性的動作、悲劇性生涯給人留下了懸念，深深吸引住讀者，並給予極大的衝擊力。給後來故事情節的發展，一個高潮接着一個高潮，準備了極好的條件。這種悲劇性的開頭，在中共建國以來的文學作品中，是十分大膽而成功的嘗試，他的大膽程度，只有『在社會的檔案裏』可以與之媲美。此外，如『天雲山傳奇』、『大海作證』、『假如我是真的』……故事的懸疑性都是貫徹始終，而且極具傳奇色彩，更重要的是這些曲折的情節都能做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令人拍案叫絕！

意識流的敘事方法，過去中共作家們在使用藝術手法上也是禁區重重。它們認為藝術表現手法也是有階級性的。例如意識流的技巧就只能表現資產階級悲觀、頹廢、腐朽的生活方式，絕不能表現無產階級樂觀向上富有生氣的生活方式的，現在中共作家們終於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意識流的技巧是適用於任何一種生活方式的，問題在於你是否掌握這技巧，運用得是否恰當。在本選集中，有兩篇作品，「剪輯錯了的故事」和「布禮」就是運用了意識流而取得十分良好的藝術效果。

以「剪輯錯了的故事」為例，這是一篇寫說大話的時代——「大躍進」時代一個熱愛土地、熱愛生活、熱愛鄉親的農民老壽的悲慘故事。在小說裏，那位甘書記為了糧食高產再高產，要老壽把大隊裏即將成熟的梨樹砍掉，以便騰出地來種糧食。但是他死也不肯，在第四段「『大地啊！母親』

不是詩人創造的」裏，他寫老壽整夜睡不着覺，走進走出屋外達八次之多，雞已叫第一遍了，他站在屋前的棗樹下開始了潛意識的活動，意識裏流動的是淮海戰役時期，戰火紛飛，爲了支援前線，村裏農民把二百多棵棗樹砍下做柴火運走，然後種上梨樹，並對着梨樹的幼苗瞻望未來幸福生活的往事。在這段裏，作者完全沒有出面來敘述，而是通過人物自我意識的流動來完成的，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和現在（過去自願砍棗樹和現在被迫砍梨樹）的時空交錯、混淆……宣洩了主人公對現實的憤懣以及對往昔的依戀情懷，具有豐富的象徵內涵。本篇運用了意識流的手法確實充分表現了一個善良樸實的農民，在政治戲法日日更新，浮誇之風摧毀了農村經濟之際的徬徨與迷惘，那種時空順序的顛倒，夢幻與現實的交疊，也細緻地刻劃出主人公老壽被這個不能理解的現象折磨得瀕於全面崩潰的心貌。

再以「布禮」爲例，這是一篇描述投身到革命洪流裏的知識分子在中共建國後經受着皮帶和鍊條、火和冰、血和鹽的洗禮的小說。小說一開始寫一九五七年八月主人公鍾亦成因爲一首毫無政治內容的小詩而被打成右派，在這裏，作品省略了反右鬥爭過程以及以後主人公的苦難；而第二段緊接着場面翻到一九六六年六月紅衛兵造反時期自己肉體受折磨；爾後第三段，時光又倒流到P城解放前夕，鍾以學生身份參加戰鬥，在勝利的道路上挺進，人們互致「布禮」；第四段，時光再流動至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又被當成敵人，賴皮狗遭受毒打。作品全篇都是這樣時空顛倒交錯地敘述主人公的意識活動，所有的場景都見不到作者的影子，這種敘述方式和結構特點是和它所表現的是非顛倒、人妖混淆、政治氣候瞬息萬變的社會現實相一致的。

意識流表現手法的運用，迄今已有七十年左右的歷史，在西方已不是什麼新鮮的玩意兒，中共作家們現在才開始發現其妙用，顯然是遲了些，這是環境所使然。我們認爲藝術表現手法是不受時間限制的，任何古老的表現手法都可以在實踐中予以發揚光大。在這裏，特別要指出的是，通過意識流的廣泛運用，人們可以看到中共作家們在七九年，不論在反映的現實內容和探求藝術表現形式方面已經走了多麼遠。我們相信，如果沒有人爲的障礙，他們將會走得更遠，而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的人豐收的日子已經在望了。

剪辑错了的故事

茹志鹃

开宗明义，这是衔接错了的故事，但我努力让它显得很连贯的样子，免得读者莫名其妙。

一、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

周围的公社、大队，前脚后脚都放出了亩产一万二、一万三千斤的高产卫星。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捷报四传，参观的人群如云。甘木公社的甘书记深感有急起直追的必要，于是和一大队支书老韩做了三宿的思想工作，终于一大队也紧赶慢赶地筹备了起来。甘书记觉得，都到这时候了，要放就要有点气派，放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顿时，甘木公社也热闹起来了。松柏牌楼搭起来：锣鼓家伙敲起来：卫星田的四周红旗插起来：介绍经验的稿子编起来。参观的人一多，专业接待人员编了两个班。真正是热火朝天，风光得不能再风光了，不仅名扬全县，同时简报也送到了省里，中央。具体传了谁的名不大清楚。不过不久以后，公

社甘书记提为县的副书记了，人们猜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时扬的名。这仅是猜测，不足为据。

一开始，一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尚觉热闹，有趣，但是过不多久，随着高产，便来了个按产征购。十多亩稻子，硬搬到一亩地里去收割，不是搬着玩玩的，要拿出实货来的。这时候社员急了，社员一急，就惊动了二队副队长、梨园的经管人老寿。

老寿本名叫田寿本，不过大家一直叫他老寿，主要是冲着他那副长相：长眉善目，大大的秃脑瓜，什么时候脸上都是和和顺顺的，从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也从没见过他有过气恼。很有点象那财主家玻璃罩子里站着的寿星。其实他年纪并不老，才六十六，不过是个老党员，过去这个地区“拉锯”时，还做过交通。他不大会说话，不过一开口，别人就乐。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自己是认认真真的，说的也不是什么笑话。没法，眼下年轻人就是这样，大概他们本来想笑，不过拿他作个由头罢

了。时间一长，这也成了个习惯。大家呢，觉得他有点迂，叫他老寿的意思里，也包含着这一层。不过大家都乐意接近他，除了过组织生活的时候，平时很少有人想到他是个老党员。他自己呢，还挺讲个组织性，纪律性。

他走出梨园，就看见村道上一溜停着四挂大车，装满了粮食，插满了彩旗。头挂车的辕马头上，还顶着一朵红花。车上拉了一条横幅，上写“荣缴高产粮”，车上还放着全套锣鼓家伙。一切齐全，就少了赶车的，派谁，谁就甩手走开。眼看日头已经两丈高，参观的人潮马上就要涌来，这里却派不动人。支书老韩正急得跺脚，一眼看到老寿走过来，老韩高兴得象拾了一个宝，马上把赶车的鞭子塞到老寿手里，说：“赶快，把车赶到征购站去，我们已经缴晚了，甘书记已经不愿意啦！”说话时，参观的人群已经进了村，老韩掉转身，立即笑着脸迎上前去。这时候，要是老寿唰啦一摔响鞭，四挂大车隆隆地从人群中驰出村去，有多威风！可是老寿却一手抱着那杆老长的鞭子，一手扯扯老韩的衣角，然后伸出大指和食指，悄悄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

“要八个人？十个人都可以，你招呼去就是，工分照记。”老韩说完，就和参观的同志握手，照例是先带他们去参观那块大队和公社合种的高产试验田。然后再请到祠堂大厅里坐下，递上井水没过的手巾，再送上碧绿的热茶，边歇着边听经验介绍。

这一天参观的人当中，有一个大概是搞农技的，学得特别认真，问得也特别详细。掐了一穗稻，数了粒，还要包回去称，又看每一垄稻，发了多少棵，还问插秧的行距，棵距。大队长被问得一件白褂子湿了半件，可是那位参观的同志还在又

惊叹又奇怪地问：“稻子长得这么密，通风问题你们怎么解决的呢？”

“嗯！……用竹竿……”老韩正在支吾，不料后面有个人说话了。

“用风扇搨！城里不有那电风扇吗？往里搨！”原来老寿抱着鞭杆还没走，也跟着来了。陪同参观的社员一听，差点笑出声来，老韩可没这份闲心，急得车转身向他竖竖眉毛，抬抬下巴，意思让他快走。老寿也不是不懂，他也急，趁着支书瞅着他的机会，又急急地在胸前做了一个“八”字。可是老韩也不知看没看见，又转过身去了，因为参观的人也在急急地问：“你们这里有电了吗？”

“没有。嗯，我们是用小马达，借拖拉机上的小马达……”老韩赶紧堵着漏洞，接着就恼火地对身边一个社员悄悄说道：“叫老寿快赶车去！”

好不容易带大家看过了高产田，参观的人都坐在祠堂的大厅里听经验介绍了。这有稿子，老韩比较自在了一些。介绍到社员们对高产的兴奋劲，编了个顺口溜，“一年种出四年稻，今后生活甭提有多好，拍大腿，唱小调，共产主义眼看就来到……”不过他说着说着，总觉得窗外有个什么在晃动，抬头一看，老寿抱着鞭杆，站在窗外直瞪自己。一看到老韩看他了，又伸手做了一个“八”字，两个手指还直晃晃。看得出老寿也急了。老韩没办法，只好请大家等一等，走了出来，便一把拉了老寿，走到庭院中央那株大榆树后面，才轻声说道：“咋的！大爷你今天可是犯了‘八’字病了？”

“唉！我就是没灾没病，喝得下，吃得香才着急呢！老韩哪，大伙儿都说这四车粮食不能走啊！要送走，咱口粮一天只有八大两啦！”老寿又做了一个大大的“八”字。

老韩叹了口气，拉起敞着的衣襟，抹了抹满脑门的汗，说道：“没法，上面是按产量征购的。甘书记说一定得送。”

“你不能再跟甘书记说说，他心里明白，这是咋个高产法儿的。”

“说了，叫送。”老韩已有点不耐烦了。

“那……咱还得再耐着点性子，再去说说，啊？”老寿首先表现了自己的耐心，一脸的笑，笑得眼睛都弯了起来，说道：“咱肩上搁着几百口子呢！这八天两咋过？”

老韩紧蹙着眉没开口，只是直摇头。这种地方，老寿就不大会看气色了，他还在用手背拍着支书的胸，顺便又做了一个不大明确的“八”字，说：“这个数，总不行。甘书记总不能不顾几百号人的嘴吧！……”

“寿大爷，你别背时了。叫咱送咱就送，说了有屁用。”老韩窝了一肚的火，冲着老寿来了。老寿倒并不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不恭敬，他仍然含笑说道：“下级服从上级，我懂。不过，还不兴说说咱的难处？”

老韩实在不耐烦了：“你去说吧！我没功夫了！”说着扭头就走了。剩下老寿一个人站在那里，他慢慢地搔着下巴上的胡茬，心里说着：“没办法，叫我去说，我就去说吧！不过，车子，还得赶了去。意见归意见，服从归服从，他要同意呢，咱就拉回来。面条饺子可不能下在一锅里。”老寿打定了主意，就叫上三个老头帮着赶车，一气奔到了公社。可是公社的同志说，甘书记如今是县委副书记兼公社书记了。现在省里领导下来了人，他去接待、汇报了。

“没办法，只好委屈这几匹哑巴牲口，上县里走一趟了。”老寿并没泄气，倒更来了劲，干脆脱了褂子，单穿一件粗夏布的背心，跳上车又要走了。这时候那三个跟来的老头打退堂鼓了，说：“拉倒吧！老

寿，咱几个上县里去算是哪门子呀！”

“哎！这，你们就错了。”老寿的长眉毛飞舞了起来，“咱去咱八路的县政府，这可不又对路又对门哪！”

“人家甘书记正跟省里的领导说话，咱去了往哪站啊？”

“这，你们又不懂了。省领导又不是客，他们下来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咱。说不定当场给咱解决了困难，叫咱把粮拉回去。这也叫老韩看看，咱这些背时老头办事的麻利劲！”说着就跳上大巴，甩了个响鞭，直奔县委。

……

老寿的估计不是一切都错了，也不是一切都对了。县委的大院没有进得去，粮食交到了收购站，老寿他们在门卫旁边的接待室里坐了两个小时，甘书记总算见到了。一见面，老寿还没开口，他就语重心长地说道：“不是我一见面就批评你们。你们的眼光太浅了，整天盯着几颗粮食。现在的形势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一步差劲，就要落后。你们老同志更应该听党的话，想想过去战争年代，那时候，咱算过七大两、八大两吗？……”

一席话，说得老寿低头无语，坐着空车回去的路上，也没吭声。他把鞭杆插在车帮上，任牲口自在地走着，他则是眯着眼，肚子里推开了磨。甘书记的话是句句在理，过去真的设计较过七大两、八大两，为了将来能过上好日子，饿肚子也没叫苦的。现在看样子，这好日子还要在将来……将来又是什么时候呢？这一点，甘书记没说。要是从前老甘的话，也许不会让大家只吃八大两。……哎！谁知道呢！兴许是自己老背时了，老落后了。他想不清。随着大车的颠簸，他倒有点朦胧起来了。

二，老甘不一定就是甘书记，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不过老寿还是这个老寿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刚开始，就给穷人来了个下马威，冻得舌头都僵了。这里正跟敌人“拉锯”，土改还没开始。老寿仍裹着他那件破棉袄，腰里扎了根绳子，背着个小粪筐，在外转了一天，现在天都黑净了，才跑回家来。一进门就对老伴说：“有吃的吗？给一口，肚里都结冰了。”说着就丢下粪筐，蹲到灶门前，拨着余火，烤着打战战的身子。

老寿的老婆是个苦死累死不讨饶的硬女人，就是爱唠叨几句。照老寿的话说，“是个贤德的人，话多，也多在理上。”

老伴一看老寿冻成这样，心疼了，“这一天天都没吃？”

“上哪吃去？”老寿用烤热的手，使劲擦着脸。老伴急忙掀锅盖，一碗现成的红薯叶玉米糊糊坐在热水里，她又特别优待，拿下馍馍筐子，掰了一大块高粱饼子给他。一边给，一边轻轻问道：“有情况啦？”

“还乡团领着一个团的匪兵，还带了两把铡刀，已经到了镇上。”

“那快给县大队报信呀！”

“我又不傻。这不刚从老甘那里来。”老寿耸了耸眉毛，端起了碗。但还没顾上喝，又把碗放在锅台上，从怀里掏出了四条干粮袋，眼瞅着地上说道：“老甘他们决定今晚就窜到敌人后面去，让过这股锋头，再打回来。他们到新区去，吃粮怕有难处……”

老伴一看这情景就明白了，也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揭开小木柜，拎出个面口袋，捧到老寿怀里说道：“就这点高粱面

了，这天寒地冻，咱不吃，叫孩子也不吃？你看着办吧！”

“有难处，这不假啊！”老寿仍旧两眼瞅着地上，说道：“可是我是个在党的人。再说我们冷了，饿了，在家还能烤把火，摘把野菜。老甘他们走出这么远去，还不知睡哪里，吃什么呢！这不都是为了咱……”

“唉！装吧装吧！罗唆个啥！我才说了两句，你就说了一大套，谁不知道革命就是为了咱老百姓呀！”

“对！你是个明白人，都怪我嘴碎。说实在的，这点粮还不够他们吃一顿的，不过是个心，给防个急。回头老甘婆从这过，我让他来拿的。”老寿就这么检讨着，说着，和老伴一起把高粱面装进了干粮袋。最后面袋空了，而四条干粮袋只装了三条。

“该够啊！一条干粮袋装三斤，三四十斤。”老寿捏着那只空的干粮袋，踢踏着脚，转了一个身，又眼望着地说道：“我咋记得家里还有十五斤高粱面呢！”

“这两天没吃啊？正巧我今天又烙了饼。”

“饼！也行啊！把饼切成小条条，装进去也成啊！”说着也没敢抬头，拿起刀就切老伴优待自己的那半拉饼子。这一次，老伴没吭气，把饼筐子递过来了。老寿把饼切好，装进口袋，然后端起灶台上那碗糊糊，看了看，重又坐到锅里。用手掌抹了抹嘴，说：“留给铁栓吧！”

“你喝了它吧！”老伴眼里已转了半晌的泪，到底流了下来。

“别难过，等解放以后，那时候啊！……嗨！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老寿吹灭了灯，又在灶门前蹲了下来。一边想着将来，一边等着老甘那轻轻的叩门声。

村里的狗，叫了几声，老甘来了。老寿在黑地里递上四条干粮袋，最难受的是他不得不说明其中有一袋是饼条子。

“老寿，你放心。哪里有老百姓就饿不着咱们。你们这点心，我带去防个急用。”老甘紧紧捏了捏老寿的手就走了。

老寿看他走远了，回身进屋关门。一摸，门栓上挂着两条干粮袋，老甘只拿了一半上了远路。打仗的人，留下了一半安家的粮。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抹去两眼的热泪，把门关上。

三，也不知是老寿背了“时”， 还是“时”背了老寿

老寿悄悄地用手掌拭去了两汪眼泪，把车悄悄地赶回村里。那三个跟去的老头，在村头上就下了车各走各的。老寿一个人卸下牲口，牵到饲养院里。有那聪明人一见，便跟在后面问道：“老寿上县委啦？甘书记请你吸红牡丹了吧！”

“你们走开吧！”老寿说。

“这，你就错了。”聪明人学着老寿的口气，“甘书记说了些啥，也给咱传达传达嘛！”

“行！”老寿把牲口拴到槽上，回过身来，扬着眉，颤着声说道：“甘书记请我吸的黄烟，喝的绿茶，还捏着我的手，叫我放心，有党在，就饿不着老百姓。怎么样？够劲吧！”说完，老寿掉身就走了。

梨才鸡蛋大，老寿就搬上凉床，上梨园那个小窝棚里住去了。说是去守梨，实际呢，老寿也说不出为什么，他想清静些；再有，就把梨看护好。梨要甜的时候，最易招虫，有那种细虫，一咬就往里钻，钻到梨心，这梨就毁了。今年梨是大年，大伙儿可是指望望着它，过冬的口粮，过年的新衣裳，都在这树上长着呢！于是老寿学

着人家那有名气的水果的保养法儿，上小学讨来了一些废旧本子，把树上的小梨头也一个一个地用纸包了起来。这些土梨一包上纸，也显得娇贵了。这果园还从来没有这么排场过。社员们从梨园边上过，都抬头望着，高兴地招呼说：“老寿哪！你也不敲锣，也不打鼓，一个人不声不吭也在搞大跃进啊！”

老寿说：“跃进不跃进，我不在行，我就想让虫少咬一个梨。”

白天他爬上爬下包着一个一个小梨头。晚上就坐在小窝棚前面，望着一天的繁星。有时，这里那里会点起一溜汽灯；有人在挑灯夜战。老寿一个人巴咯着旱烟，这时候，他才觉出自己心里有忧，有愁，还不知为什么有点伤心。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象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象掺了假，革命有点象变戏法，亩产一万二，一万四，自己大队变出了一个一万六。为什么变戏法？变给谁看呢？……说起来也丢人，种地的人心里都有数，可是装得真象有那么一回事，还一层层向上报喜。看来戏法还是变给上面看的，这，这革命为了谁呀！……

“颠倒了，倒过来了……”老寿捏着早已熄灭的旱烟杆，喃喃着。这不，做工作不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化了功夫，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满意。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没人问了。老寿一想到这里，心里顿时害怕起来，吓得手脚都凉了。可不得了，咱这不是有点反领导的意思了吗？……甘书记劝我要听党的话，难道自己真的跟党有了二心？

“杀了头也不能有这个心啊！”老寿陡地站了起来，当即离了窝棚，当即走出梨园，当即找到支部书记老韩的家里，他要原原本本，向党反映反映自己的思想，表